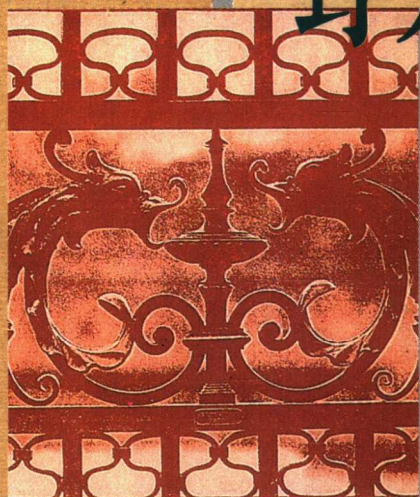


二百一十日 ・野分



夏目漱石 著 林水福 導讀

久大文化

日本文學

026

二百十日・野分

夏目漱石著

石榴紅文字工作坊譯

日本文學 026

二百十日・野分

作 者／夏目漱石

譯 者／石榴紅文字工作坊

執行編輯／朱增

發行人／張英華

印 行／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 385 號 5 樓之 4

(02) 7763988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3717 號

總 經 銷／久博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 385 號 5 樓之 1

(02) 7763141

訂書專線／(02)7115545

傳 真 機／7720432

排 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初 版／1990 年 3 月

定 價／160 元

ISBN 957-41-0042-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導 讀

林永福

二百十日——人情、意志的文學

〈二百十日〉最初發表於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六年）十月號的〈中央公論〉上，是漱石以四天時間（九月六日到九日）寫成的小說。他在給瀧田檣蔭的信（九月九日）上說：「前幾日總算把約定好的小說完成了。那是道地的杜撰之作，雖感到羞愧，不過要是未依約完成，恐怕增添您的麻煩，所以草草寫成……」有些評論家對〈二百十日〉所下的評語「瀟灑著常識性的道德小說之味道」或「道學家對人生的看法」，的確也道出了〈二百十日〉的一面；再者，從作品史、問題史上來看，「無法給予高的評價，頂多算是《草枕》的延長線」（玉井敬之）等等都對〈二百十日〉提出了嚴厲的批判。

然而，〈二百十日〉是否完全無優點呢？而它的特點在哪裡呢？

「這是一氣呵成之作，讓人感到興致如泉湧、健筆如飛，毫無停滯之感。首尾一貫的戰鬥主義與苟安主義之對照，極為鮮明，掩卷之後，兩青年恍如仍在眼前。」這

段話，充分說出了「二百十日」的優點。的確，大部分以會話構成的這篇小說，有讓人一口氣讀完它的魅力。生動的文字，是每一位成功的作家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

內容上，「二百十日」與「草枕」形成強烈的對照，文體上也大相逕庭。「草枕」以漢文體取勝，而「二百十日」大部分是由會話構成的，敘述部分極為簡潔、平淡。「草枕」描寫自然之美，追求「非人情」的精神；而「二百十日」中，雖然也有描寫自然的部分，但討論人的部分篇幅最大。圭（小說中人物的名字）攻擊濫用手上權力與錢力無理壓迫他人的貴族與富豪，認為不用腦力擊垮這些人，日本社會即無法改善，他代表的是正義派。當圭看到阿蘇火山噴火的壯觀時，認為人應徹底貫穿自己的意志，培養剛毅不屈的精神。圭還進一步刺激碌，想說服碌協助自己的工作。因此，「二百十日」中描寫的世界，不是非人情的世界，而是人情的世界。

又漱石把「文藝的哲學基礎」（明治四十年四月）的演講內容，發表於同年五月的「朝日新聞」，將人的精神作用分為知、情、意，而以賣豆腐的圭為「意」的代表性人物。前面也說過圭對仗恃著金錢、勢力，橫行霸道的貴族和富豪深為不滿，心中充滿著怨恨，決定以打倒他們為職志，因此自己的志氣受到鼓舞，擬在暴風雨中登上阿蘇山，阿蘇山黑色的噴煙，象徵著圭的精神，也象徵著對文明的革命之意志。故事

在「兩人頭上，這二百十日的暴風季節裡，阿蘇山將百年積怨，朝著碧空，無止境地『轟轟』噴吐」中落幕，阿蘇火山的噴煙中隱含著〈二百十日〉的主題表現。

〈野分〉中所指文學為何？

當〈野分〉的作者漱石寫下開頭第一句「白井道也是個文學家」時，吹拂過他胸中的是什麼呢？

道也大學畢業後的七年之間，在越後、九州、中國等地方的中學當老師，被視為「頑愚」，最後「飄然」回東京。他捨棄了教師之職，改當雜誌社的記者，同時企圖以一支筆貫徹我之道。有兩位立志當作家的青年在道也之前出現了，即高柳周作和中野嘉一。中野稱「低徊派」「余裕派」、「審美派」；高柳稱「人生派」、「拘泥派」、「存在派」，而此相對的道也則稱「社會派」、「志士派」。有人指出中野寫的是漱石的學生鈴木三重吉，或美學家大塚保治；高柳寫的是森田草平；但也有人說其實三人中的任何一人都是漱石的分身，都反映出漱石的影子，是作者的自我批判，總之，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然而〈野分〉中的主體應是道也和高柳，中野不過是拿來和道也、高柳相比較的陪襯人物而已；而高柳又是怎樣的人呢？第八章中如此寫

道：「將生命寄託在筆硯中的道也先生，執著於人生一大事因緣，無暇他顧，因此秋暮之寒，不知虫聲之細，不知世人待我之冷淡，不知指尖之汗垢，當然也不知蛸寺之柿已落地。以己之力推動社會之前進是道也之天職……此外，道也先生一概不知。高柳君就非如此。與道也先生任何事都渾然未覺相反，他什麼都知道。知道行人的眼神、知道寒風刺肌的銳利、也知道頭上掠過的飛雁數目、知道美女，也了解黃金之貴……」可見高柳與道也之文學觀並無密切之關係。

漱石心中的文學觀如何轉變呢？〈木屑錄〉序中說：「余兒時誦唐宋數千言喜作爲文章」。又《文學論》序中道：「少時好學漢籍」，可見漱石文學觀包含根源於唐宋詩文的風流韻事和學自漢書的經國濟民的觀念。在〈野分〉中漱石藉道也之口說：「一切的理想都是自己的理想。非從內心發出不可。」還告訴高柳說：「文學即人生」。無論痛苦、窮困、哀愁，凡人生行路所遇事物皆文學，體驗過這些東西的人即文學者」。所謂「文學者」並非「稿紙難於眼前」玩辭弄句之「閒人」，指的是：爲人圓熟，有深厚之興趣、對人間萬事無所懼、敢於抉擇，感悟在常人之上者。因此，所寫文學書即使未被閱讀，實際從事這工作者即爲優異之文學者。從這裡看，道也「告現代青年」的演講，本身也算是文學，道也的生活方式也應該是文學。而開頭第

一句「白井道也是文學家」已道出一切，也預示可能來臨的結局！

對漱石而言，從教師或學者邁向作家的道路無二。「白井道也是文學家」這句話，漱石也用來問自己；同時也有些自覺。如果從「文學」學者邁向「文學者」可看做一元性的衝擊，那應該是漱石留學倫敦時「自我本位」的更徹底認識。（野分）中對何謂文學的探討，是漱石對「自我本位」的第二次確認，漱石從教師，轉向作家並非變化，而是向始源的認識之回歸。

譯 序

乍看《二百十日·野分》這書名，有令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之感，不明何以用兩個節令名稱作為本書書名，其實，不過是兩個發生在該兩個節令的故事而已——即兩椿在暴風厄期所發展開來的劇情。

在第一個故事《二百十日》內，作者透過一位豆腐店出身的平民青年，描寫一般貧民對富人及貴族的不平衡心態，心裏充滿對社會階級的憑憤情緒，一心一意立志有朝一日要將這種現存的社會階級的不公平現象倒轉過來。可是他身邊却有個心態正常的富家朋友，在急難時義不容辭地幫助他，對他施予愛與同情，在一年裏第二百一十日的大暴風厄日裏，艱苦攀爬阿蘇山的過程中，那位富家子弟對這位平民青年在在都充滿了愛。

第二個故事《野分》中，作者也是在強風吹颳的季節中，分別描寫社會上兩種人生

理想不同的窮困潦倒者，一位是衛道、行道、決心以文載道，對人生抱著無條件服務奉獻精神的白井道也，他的現實物質生活固然窮愁潦倒，然而對人生充滿著拯救奉獻的熱誠，再對物質生活無怨、無求，個人心靈十分平安，雖因為太不著重物質的追求而不見容於家人，但他却依舊安之若素，是個真正擁有崇高人格的衛道之士。另一位是窮途潦倒，甫出校門的文學士，高柳周作，雖與前者道也同為文學士，物質生活一樣貧困，只是後者的心靈著重於現實，物質與人情，這些他無法擁有，而非不屑擁有，與道也正好相反，因此，內心始終憤世嫉俗，自卑自怨，淪為一種自卑的孤獨，與道也因衛道、行道，不願同流合污的孤獨，表面上一樣，實質上完全不同。因此，凡是所有富人的一切，無形中對他而言都如其所感：「便覺自己被人以無形之刃，由四面八方砍殺過來似的」，自己在富人羣中真如「陷入孤軍重圍的狀態。」把富人羣集地當作「敵地」，總認為全世界人都輕視他，虧欠他似的，心裏始終不平。

本書內，作者將富人、窮人生活作強烈對比的描述、雖然窮人們心中對富人多少都有嫉妒與仇視情懷，可是作者將富人放在他們身邊，在最困苦急難時，伸出援手的就是窮人心中嫉恨的富人。可見，某些富人本身無罪，只因「懷財其罪」而已。

作者藉白井道也和高柳周作兩位極為窮困之人，對人生兩種完全不同的心態，來

說明人生的態度應該如何，端在自己一念之間。只是偶爾還是流露出慨嘆行道的理想難免與現實生活衝突，和一份不得不向現實低頭的無奈。

讀者在作者慢慢描繪小人物的形影，傾吐小人物心聲，以及抒發小人物心目中對人生偉大而崇高的理想中細細品味本書，將有更深的領悟。

日本文學系列

001《金閣寺》

三島由紀夫著 李永熾導讀

定價 140 元

金閣和人類的存在，顯示了明顯的對比，一方面因為人體容易毀滅，反而浮現永生的幻想，而金閣的不壞之美，顯露了毀滅的可能性，像人這種生命短暫的模型是不會根絕的，而像金閣那般不滅之物，卻可以毀滅——

002《和解》

志賀直哉著 李永熾導讀

定價 120 元

當汽笛聲響起時，大家互道再見，我拿著帽子向望著這邊的父親揮揮手。父親點點頭，我既沒愁著眉，也沒有哭喪著臉，用奇妙的表情看著父親。突然間，父親眼中出現一種神情，那正是自己一直追求的東西，也是潛意識裡深切渴望的。火車開動了，越行越遠，我站在空無一人的月台上向遠去的火車揮手，心裡開始感覺到對父親的愛，過去種種不好的感情完全被熔化了……。

003《芥川精選集》

芥川龍之介著 李永熾導讀

定價 100 元

陰悒的雲罩著隅田川，他從行駛中的小火車窗口遠眺向島的櫻花，在他的眼中，盛開的櫻花憂鬱成一片濛濛，但是從那櫻花——從那自江戶以來的向島櫻花，他不自覺地窺見了自己。

004《志賀直哉短篇選》

志賀直哉著 鍾肇政導讀

定價 120 元

我不想看這隻頸上被竹籤戮穿的老鼠的下場，即使沒看到他死，但那面臨必死命運仍全力逃生的情景，卻深深烙印在我腦海裡。我突然湧現一股厭惡的寂寞感，真的，在我希冀的靜寂面前，那種痛楚是一件可怕的事。儘管對死後的靜寂有著親切感，但死亡到達之前的這陣騷動仍舊是恐怖的。不懂得自殺的動物，在臨死前還是必須繼續努力。如果老鼠的情況發生在我身上，我該怎麼辦？不禁想起最近車禍的事。

005《愛的飢渴》

三島由紀夫著 鍾肇政導讀

定價 110 元

好幾次她在一瞬間
相信人生凡事都可能發生
那瞬間
瞥見了許多人們平日絕對看不到的東西
那些事物雖常躺臥在被遺忘的深淵
卻時而復活
一再暗示我們
世間的痛苦與歡樂何其豐饒
誰也無法逃避這命運的瞬間
因此
每個人都得親自觀看這種不幸

006《敦煌》

井上靖著 鍾肇政導讀

定價 120 元

行德對未來感到迷惘。原是為摸索西夏人所具有的某種東西，才到這邊境地區，不知不覺間，竟已度過了悠長的歲月。這起來，淚流乃因對西夏民族所懷的夢想，已自心中消逝之故。當年開封城外市場上，從那女人身上所受的感動，未曾在這興慶街頭的生活中發現。或許以前西夏人的血中，仍保有那種強烈、原始的美也未可知，然而，現在的西夏人，已成為另一種不同的人了。

007《小說燈籠》

太宰治著 張大春導讀

定價 130 元

但是，當我陷於自認是失敗者的那種淪落傷感中時，便會立刻想起維魯雷魯那張哭喪的臉，唯有如此，才能自我安慰地萌發生存的勇氣，他的脆弱無形中成了我活下去的勇氣。我深信，若非自內心做基本而徹底的自省，將無法散發出崇遠的光芒。總之，我盼望生存，在極度高傲的心志和最低的生活條件下——繼續活下去。

008《幸福家庭》

武者小路實篤著 李永熾導讀

定價 160 元

在父親的眼裡，女兒正處於醜小鴨變天鵝的轉型期，若能好好地捕捉這一種神態，必定會畫出一張傑作吧！每念及此，正之助就難抑興奮之情。人們必將發現一位全世界最謙遜並且無比誠實的畫家。正之助在心裡這麼幻想著嘴角不由得漾起笑意。第一個對自己作品獨具慧眼的，會是正藏吧？說不定綾子同樣也肯定它們的價值，即使是敏子，也會在心裡暗暗地佩服我吧？天性豁達樂觀的正之助，即使連幻想也樂在其中。

009《午後曳航》

三島由紀夫著 鍾肇政導讀

定價 110 元

隱藏在海潮中的熱情、海嘯的怒號，浪濤破裂的挫折……還有那未知的榮譽，自幽暗的海上不斷呼喚他，使他的生命異於常人，年輕的他固執地相信，世界黑暗深淵的最深處有一點光芒存在，只爲了照亮他而存在。在他的夢想中，榮譽、死亡與女人，一直是三位一體。可是當他獲得女人時，剩下的兩者卻隨著海浪遁形於汪洋中，不再以巨鯨般的悲壯怒吼呼喚他的名字。龍二覺得，那些曾被自己拋棄的東西，現在卻反過來拒絕他了。

010《少爺》

夏目漱石著 鍾肇政導讀

定價 120 元

少爺的論理觀單純而明快，想到就做，毫無一般知識份子特有的深思熟慮和老謀深算。由留學英國回來的大知識份子漱石，竟創造了這麼一位主人翁，有其重大意義自不在話下，他悄悄地主張那些什麼外語、現代思想，乃至於現代小說理論，都是暫時性的熱潮，人不可能靠那些過一生，人是仰賴天生的語言和論理觀念而活的，至少，支持他們活著的，不是現代所賦予的價值。

011《我是貓》上，下兩冊

夏目漱石著 鍾肇政導讀

兩冊定價 320 元

我是貓，還沒有名字。

在哪裡出生的，一點兒也不記得。只是在印象中，彷彿曾經在一個陰暗潮濕的地方，喵——喵——喵地叫著。在這裡我頭一次看到了人類。而且，後來才聽說這就是所謂的書生——是人類之中最猙獰凶惡的一種。

013《夜之聲》

井上靖著 李永熾導讀

定價 160 元

「鏡史郎的心開始湧起冰冷的悲涼。車子已經進入越中，卻沒有繁華都城的實際感受，也沒有鄉野越中的實際感受。不論哪一條國道，哪一條縣道，都和東京一樣，充斥著魔鬼的吼叫聲。『終於進入越中了，但這兒到底怎麼了？』鏡史郎仍然緊閉雙眼說。」《萬葉集》在越中的心靈世界消失了，到處都是現代文明都市的騷嚷。